



音乐是心灵的按摩师,它安抚每一个受伤的灵魂,尤其是在看得见的倒计时里。

我至今不知道光头叔姓什么,做什么工作,他却是我心中的音乐才子。他是九床的病人,外公住的是十三床,他俩隔壁,而肿瘤科住的都是绝症病人。我被悠扬的琴声吸引,喜欢靠在门边偷偷地听,从虚掩着的门缝里看见一个光头对着玻璃窗在拉大提琴,从此光头叔这个名字就住进了我的心里。

自光头叔发现了这个躲在门边的小听众,就把我请进了他的病房。而我通常是照顾了外公之后,就去陪光头叔,病床有点高,坐上去两脚是悬空的,我索性悠闲地摇晃起双脚,唱起了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》,他为我伴奏。美妙的旋律从他瘦弱又苍白的双手缓缓流淌出来,透过浅蓝色的窗帘,可以看见窗外那棵大而密的黄葛树,风拂过,枝叶在起舞。有月亮的时候,我和光头叔一起看树透进病房的剪影,月亮总柔软又无私地把它银白色的光洒在叶面上。就在那一刻,我真的以为我是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,我仿佛忘记被病痛折磨的外公,忘记这个令人窒息压抑的地方,忘记年轻的光头叔也是走入生命倒计时的人,忘记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生命以天数在计算。

我祈祷奇迹会出现在肿瘤病房每一位患者身上,我期待等待他们的是初升的太阳,而非黄昏后的寂静长夜以及永远沉睡的大地。

光头叔孤独又勇敢,每次见到我来他精神都特别好,我知道有时他是强打起精神的。后来他拿不动琴了,再后来他连下床也很吃力,但仍然爱听我轻轻哼歌或者陪他说话,他把枕边的苹果和小白兔奶糖递给我,我就把奶糖塞进包

一次微聊,进儿姐问我,你拍了那么多婚照和婚礼,有没有特别感动的。进儿姐的问话让我陷入沉思,可一时却什么都想不起来。我只有说,我偶尔还是会感动。不管最后结局如何,至少举行婚礼那一刻他们彼此是真心的。进儿姐提醒我,你可以写下来啊。我想也可以试着记录一下。

这几天,店里接待了两组客人。第一组是我表哥的大女儿星和她的一对儿女;另一组是我嫂子的弟弟亮一家子。他们两家人有个共同点——当初结婚时都找我拍的结婚照,我亲眼见证了他们人生里最光彩照人的时刻。

表哥大女儿星婚后随丈夫去了外地生活,间或从表嫂那里听到一些关于她的近况。

星第一胎生的女儿,这胎生了儿子。她前阵儿回娘家小住,初生的小儿子满百天时,打算拍照纪念,表嫂便马上联

到金佛山徒步,是不分季节的。

金佛山春有繁花秋有叶,夏有凉风冬有雪,不同的季节拥有不同的风景。多年来,我与南川“徒步走路队”

都要徒步攀爬金佛山,时间久了,我和金佛山有个约定,那就是春暖花开时,必去金佛山聆听花开的声音,追赶春天的脚步。

金佛山的春天,有喷薄的日

最后的陪伴

□张艺

里并在他面前大口大口地咬着苹果,发出又清又脆的声音。从他怜惜我的眼神里,我能感觉到我就坐在那,不说话,好好地吃,就是给他安慰,而当我吃得特别满足的时候,他会笑。化疗已经让他失去了一切味觉,失去了力气,失去了皮肤的血色和光泽,可他能从我故意夸张的面部表情里,感受到苹果的甜,奶糖的纯,这是我期望的。

当护士娴熟地更换白色床单,意味着又送走了一个人,那床单散发着惨淡而幽幽的光,接下来要更换被褥与枕头,那是光头叔躺过的。

他走了,我再也不见不到他了,没有人给我大白兔奶糖了,琴声只在回忆里,我靠在门边抽泣,无声的。

我情愿相信史铁生笔下写的:“地上死了一个人,天上会多一颗星星,给走夜道的人照个亮。”可我不见星星,就去找那棵我们一同看过的黄葛树,我抬头问树:“郁郁葱葱的枝叶呀,为什么你可以生生不息,而人却不可以?”

黄葛树的另一边是妇产科,隐隐约约传来新生婴儿的啼哭,一棵树的距离,



居然也能跨越生死。

泪眼朦胧中我又看见随风飘逸的浅蓝色窗帘,和窗帘里面清冷的病床。有一个姑娘,她穿着背带裙,扎着麻花辫坐在床沿上,双脚晃动着,光头叔生命里最后的日子,他们彼此陪伴,看月亮,看风吹树叶凌乱不堪的样子。

无关于年龄与性别,有关于静静陪伴的临终关怀。

我不能看见月亮就伤感,就想念,我应该懂得月到圆时月即缺,情到深处人孤独。而每一个能勾起我们感情和记忆的人都是生命里的过客。我需要一直前行,像一列还未抵达终点的火车。

我珍惜路途上的遇见,因为只限此生。
(作者系重庆市九龙坡区作协会员)

能懂的诗

弹子石老街

□冉杰

黛色如网,把所有游人的目光拽进纵横交错的砖缝。没有流水的溪沟袒露山城的岁月,乡愁在余光中的铜像上被涂抹成浅浅的金黄。无论在海的那边还是在山城的弹子石,手提行李箱都装满了沉甸甸的长江水。

刚从沙漠寻爱归来的三毛,对深深的孙公大园回眸的一笑,却永远凝固在弹子石厚重的史卷里。许多游人拾级而上,仿佛用脚丈量爱情的高度。

其实,弹子石的古街并不遥远,不过是一些散落的历史碎片,南来北往的游人就想把碎片拼成一张版图,让长江顺流而下。
(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会员)

荣昌鹅

□廖黑叔叔

八岁养鹅
走路也变成了外八字
被人笑了五十年

开始时要动拳头
长大了假装没听见

而现在,在遥远的城市
摇摇摆摆的我
真希望有人一眼识出
这是一只荣昌鹅
(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协副主席)

茶山归来的时刻

□叶仁军

追逐夕阳的人
被众山阻拦
他们只有把树上的夕阳
小心翼翼地捧着
慢慢欣赏

夜风在树林里
任性地穿行
我们听到大海的波涛
由远及近
间杂着孩童的嬉闹声

采茶的姑娘早已回家
伴随着婉转的鸟鸣
茶叶正在杀青
而星星何时掉在地上
闪着冷冷的光
(作者系重庆文学院创作员)

对自己耳语

□刘辉

世界太吵了
我没办法听清
自己内心
墙成为童年的木马
骑在胯下
不上不下不左不右
就是听不见自己说话

其实,我好想跌倒
匍匐在大地胸膛
看天 天很清
看水 水很近
小心整理自己的行囊
然后大声对自己耳语:
坚守
是为了放下
放下
是为了获得
(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主席)

岁月沉香

□刘成

系我并定下了拍摄日程。拍照这天是表嫂陪着星来的,表嫂用婴儿车推着刚满百天的宝宝,星牵着活蹦乱跳的女儿。这是星婚后我头一回见她。和煦的阳光里她面容姣好,身材苗条。拍照时我不经意地问了她一句:“你婚照是哪年拍的。”“2016年拍的。”星笑答,眉头舒展,语气和悦。我们都有些感慨时间过得真快。可在星身上,除了增添了几许温柔的母性光彩,并没有什么烟熏火燎的岁月痕迹。可见这几年在她身后,是怎样一个温暖的人在精心呵护。

我嫂子的弟弟亮是2010年结婚。生活在同城我们却很少见面。但听闻他们两口子婚后也算白手起家,这几年买房买车,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,相当

滋润。那天小两口领着他们的一对儿女来拍全家福时,我自然会想到多年以前他们拍婚照时的点滴。多年以后除了身边多了一双可爱的儿女,亮跟他媳妇都没什么变化,他们仍是从前那对如花似玉的璧人。亮对着镜头笑开的表情和他媳妇看他的眼神都不曾改变。在这个柳絮纷飞天气,我快门不断,记录下他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画面。

美满的人生,幸福的家庭,原来是如此相似。但愿若干年后,星和亮看到各自的照片,会想起这个美好的春天。岁月静好,现世安稳。

我想,进儿姐当日的问题我也有了新的也更肯定的答案:爱要么不开始,要么一辈子。

时光知味,岁月沉香。愿你我今生遇到的都是长情并惜福的人。
(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)

与金佛山的约定

□唐林

出,朦胧的烟雨,缥缈的云海,红润的晚霞,静开的花朵。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里,我曾不止一次从不同的方向攀爬过金佛山。

东坡上山是毛路,爬行较艰难;南坡上山较平缓,但路程绵长;北坡山势陡峭,爬行十分吃力。爬得最多的,当数西坡。从西坡步道徒步,大约需走近2万步。入口处平坦舒缓,山腰笔直陡峭,到山顶又变得平坦舒缓。

一个晴朗周末,跟随路队,我又去兑现与金佛山春天的约定。

站在金佛山西坡入口处小溪边,听着轻柔的流水声,抬头望天,空气清新纯净,吹过来的风似乎夹着一丝丝甜味。轻松前行两公里,入碧潭幽谷,谷口一形似钥匙的路碑立于溪边,上有小诗一首:“清溪执意劈千山,流云无心挂悬崖。深深林莽山色暗,静静碧潭洗蓝天。”这石碑,似乎提醒行人,已为你开启攀登的大门。

碧潭幽谷,潭碧绿,谷幽静。站在湖边,映入眼帘是诗一样的画卷:山倒影入潭,蓝色的天、嫩绿的叶、鲜艳的花映入潭中,恰如潭底铺了厚厚的蓝花地毯。潭泛微波,鱼翔浅底,水草摇曳。穿过碧潭幽谷,进入“一线天”,突然两山收紧,人似乎受到了些许挤压,心也随之紧缩。抬头循视峭壁,半朵白云飘然而去,视线里仅留下一线蓝天。

伴着小溪,听着流水拾级而上,来到半

山人家,半边茅屋半边烟,木桌子、长板凳、牡丹花、小黄狗、两夫妻,一碗油茶下肚,顿觉神清气爽。继续前行,抬头一望,路似已到尽头。再前行,突然峰回路转,柳暗花明,一巨石中间裂缝,硬添一条路来,我们知道已到了大裂缝。在裂缝台阶上席地而坐,极目远望,群山逶迤,每个山峦都披上了绿装。稍作休憩继续上行,我们来到小裂缝。小裂缝窄得只容一人通过,同行有位胖哥只能收紧肚子,勉强侧身而过。一路气喘,来到“手爬岩”,抬头一看,路近乎笔直。爬行中,用手牢牢抓住铁链,脚、腰、手使尽全力,脸几乎贴着台阶,一步步向上攀爬。尽管手脚疲软,汗流浹背,但想到每向前一步,离目标就近了一步,于是前行的步履不再踌躇。

此时的金佛山,已是杜鹃花的世界。从西坡爬行登山,是在鲜花丛中攀行,赏心悦目。我们在海拔800米处的霜叶桥,已见到有零星的杜鹃花瓣随微风飘然而下,赶紧拿出手机,拍下杜鹃树上的花朵,似乎不抓紧,下一秒花就要飘落。

行到山峰高处,往下看,杜鹃花漫山遍野,重重叠叠,盖住了翠绿的山,艳成了山的主色。一路上,尽管汗水湿透衣背,但大家心里却无比畅快,爽朗的笑声、歌声和吆喝声从山的这头,飘向了山的那边。

四个多小时的攀爬,我们到达山顶金龟朝阳观景台时,正好薄雾袭来,远树含烟,鲜红的杜鹃花若隐若现。微风过处,花浪顺风起伏,不远处的“金龟”似乎在如梦似幻的雾海里游弋。置身花与雾的朦胧中,心也随之飘飘然……
(作者系重庆文化单位退休干部)

